

鲁迅的爱和憎

王士菁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的爱和憎

王士菁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的爱和憎

王 士 菁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167,000

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

统一书号：11073·109

定 价： 0.64 元

题 记

鲁迅先生的作品很早就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但我至今却还没有完全读得懂。

记得在“九一八”事变那一年，刚进农村小学的时候，一位老师送给我一本暗红色封面的《呐喊》。在煤油灯下，我似懂非懂地把它读完，那在金黄的圆月下，碧绿的西瓜地里手执钢叉的少年闰土给我留下了最初的难忘的印象。其后，我又囫圇吞枣般地读了《热风》、《华盖集》及其《续编》等，老实说，我一半也没有读懂，只是被其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之类的警句吸引住了。抗日战争爆发了，在战争的烽火中，我一面唱着《流亡三部曲》和《打回老家去》，一面仍在看鲁迅先生的书，这时我才懂得比较多一点。至今仍使我怀着对他感谢的心情的是楚图南同志，他那时是云南大学文史系的主任，在他鼓励之下，我们几个学生组织了一个鲁迅研究小组，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一些鲁迅作品，但也还没有真正读懂博大精深的鲁迅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组织上叫我专做鲁迅著作的收集、整理、编辑、注释和出版的工作；现在，

也还继续在做“鲁迅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实践使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对于鲁迅及其著作要有一个深切的理解，确非易事！

收集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十多篇“文章”，读者从篇末所附的写作年月不难看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而临时写成的，很少是经过系统地研究而写成的文章。这对于我来说，确是一件非常惭愧的事情。读者也许要责问我：你为什么又不揣浅陋，把这些粗糙的东西奉献给我们呢？读者也许难以理解，我把这本小书呈献给读者，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广大的读者请教，以求得批评和帮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鲁迅先生曾经引用过的作为《彷徨》题辞的屈原的诗句；现在，我也引这两句诗而用意却是两样的。在“鲁迅研究”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愿做一个小学生，象数十年前开蒙时候那样，仍要继续不断地求索。

当我在收集这一些二十多年来发表于不同报纸和刊物上的文章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曾经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引导我前进的许广平先生和冯雪峰同志，如果没有他们亲切的关怀和帮助，我也许连这样的粗糙的东西也写不出来的。现在，也把这本书呈献给他们，算是对于他们的纪念吧。

王士菁 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 次

一本爱憎分明的书

——读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1)

呕尽心血做学问

——读鲁迅手稿札记……………(4)

略谈鲁迅思想的发展……………(15)

关于“国民性”问题

——读鲁迅杂文札记……………(31)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41)

鲁迅先生谈“选本”……………(47)

向鲁迅学习

——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52)

鲁迅的爱和憎……………(63)

再谈鲁迅思想的发展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笔记……………(68)

试论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和它的战斗意义

——《鲁迅早期五篇论文》译后记……………(89)

鲁迅与章太炎.....	(108)
谈鲁迅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方法.....	(116)
鲁迅和他的读者.....	(127)
介绍《鲁迅手稿全集》.....	(132)
鲁迅创作思想漫谈	
——《鲁迅论创作》编后记	(136)
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49)
党给鲁迅指引出前进的方向.....	(167)
鲁迅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	(178)
鲁迅和瞿秋白——团结战斗的旗帜.....	(189)
· 附 录 ·	
鲁迅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	(203)
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	
——纪念雪峰同志	(220)

一本爱憎分明的书

——读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

应该向读者推荐《鲁迅回忆录》这一本书，它不仅对于从事研究鲁迅和现代中国文学的人们来说，值得仔细一读，对于一般的读者，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一代，这书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的读物。虽然，作者在“前言”里很谦逊地说是“试试写作”，“难免有挂一漏万或拾了芝麻丢了西瓜之弊”，但是，从这本书中，我们却得到了不少启发和教育。

作者许广平同志怀着深厚的感情，以她的朴素的但又锋利的笔调，夹叙夹议，挥洒自如，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了这样的一幅图画：在一片昏黑的旧中国的土地上，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初次显露出黎明前的曙光，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宛如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了太阳，它一出现就给旧中国以新生的希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甘屈服、渴求解放的人们纷纷醒来，要打破那黑暗的“铁屋子”，冲决一切旧的罗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一条看不到边际的无形战线，他们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奔向革命，投向光明！在这广大人群中间，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英勇无畏的不屈战士，职业的革命活动家，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在那可诅咒的地方，抗击着可诅咒的

时代。在这一群不屈的人们中，站起了骨头最硬的一个，站出了他们的一个杰出的代表。这就是作者笔下描写的伟大的鲁迅！

作者许广平同志以她的深刻入微的笔调，深厚的感情和细致的分析相结合，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了伟大的人民战士鲁迅的音容笑貌、他的光辉的战斗业绩以及他在斗争中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她不仅给予了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以许多知识：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关于历史的知识，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鲁迅的描写和叙述，作者把鲁迅的爱憎分明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感情强烈地传达给了读者。与此同时，作者自己的爱憎分明的感情也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也强烈地感染了读者。读完了这本书，人们（不论年老的或年轻的）不能不为作者的这样的感情所激动，和作者发出同一的心愿：

几十年来，经过无数革命前驱者（包括鲁迅在内）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斗争，黑暗的旧社会被彻底推翻了，每一个妇女和中国人民一道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这使我们久受压抑、备尝艰辛的老一代人们，其心情之快慰，实难形之笔墨。我要把我的一点点，都贡献给亲爱的祖国，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都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见该书第110页）

这正是鲁迅的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发扬！在这世界上，哪里还有比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贡献给

亲爱的祖国，贡献给党，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 这样更崇高、更壮丽的事业呢！

同时，这也是我们理解鲁迅和他的作品关键之所在。没有爱憎分明的感情、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是不可能理解鲁迅的为人的；对于人民的和革命的事业没有深切的爱，对于人民的和革命的敌人没有深切的恨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没有深刻认识、没有憎恨和不敢蔑视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读懂鲁迅的作品的。

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在这一本书中，她以热烈地是其所是、更热烈地非其所非的爱憎分明的感情，和笔锋带着感情的描写与叙述，对于我们理解鲁迅和他的作品给予了许多具体的亲切的帮助。

（载1961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呕尽心血做学问

——读鲁迅手稿札记

鲁迅的手稿是丰富多采的。大致分一下类别，计有文稿、诗稿、译稿、日记、书信、辑录、金石（手抄和临摹）、墨迹等等。除了一部分是已经发表，并编入《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中的创作和翻译作品的底稿而外，还有一部分是不曾发表过的；特别是有关古代文化和艺术部分（石刻、造象等），都还未进行系统的整理。当你接触到那厚厚的一叠又一叠，总计大约相当于一万五千多页的鲁迅手稿时，你就不能不为鲁迅的长年累月的艰巨的劳动和锲而不舍的卓绝的毅力所震惊！在这中间，呕尽了多少心血啊！读了鲁迅手稿以后，把他的定稿和未定稿加以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某一些著作完成的经过，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这里，试以有关《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些手稿为例来谈谈。

《中国小说史略》原是作者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的讲稿。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曾经先印出上卷（第一篇至第十五篇），一九二四年六月又印出下卷（第十六篇至第二十八篇）。一九二五年九月，经

过修订，合成一册印行。从讲稿到成书，中间约为五年的时间。但是，写作这部书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却至少在讲课或写作之前十年，即在一九一〇年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在讲授和写作进行过程中，他还不断地修改和加工；甚至在成书以后，在一九三〇年，由于当时有新材料发现，又作了一次修订。鲁迅在这一本篇幅虽然不算很多，但却称得起精心结构的书上，前前后后，足足花了二十年的工夫。

开辟草莱的独创精神

散见于唐宋“类书”中的唐以前的小说资料，在鲁迅以前，向来是很少有人过问的。清代的许多学者对于辑佚工作曾经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如王谟的《汉魏遗书钞》、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是洋洋大观的。但是，关于小说这一门学问的专门资料，则是他们所不曾涉足的。近代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没有系统地做过这种工作。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所说的：“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在当时，中国小说史这门学问，确是一个新的课题，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没有成规可循的工作。

要做好这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自然是存在着巨大困难的。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大胆的独创精神。鲁迅说过：“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奔流〉编校后记》）我们知道，鲁迅在文艺创作上是竭

力主张大胆革新创造的，在当时，他热烈地期望着“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他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论睁了眼看》）在学术研究工作上，鲁迅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当时，在荆天棘地，风沙扑面，狐鼠横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反动派的严酷的文化统制之下，鲁迅仍满怀着信心，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他“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正是基于这样的为了现实也为了未来的战斗精神和独创精神，鲁迅就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毅然决然并充满着信心地来做开辟草莱的工作。

当然，在这个工作中，单有大胆的独创精神也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和细心的谨慎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做切实的工作。鲁迅正是这样踏踏实实地先从搜集资料、打基础的工作做起的。

锐意穷搜和手抄笔录

由于“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关小说的资料也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群书之中。为了作系统的研究，鲁迅不惜花费时间，付出很大的劳动，把分散的零碎的资料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他亲自动手搜集、辨析、抄录、研究、决定取舍，以至编辑成书。《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这三本书就是这样辑成的。它们可以被视为《中国小

说史略》的长编。《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三篇至第七篇，即是依据《古小说钩沉》的材料写成；第八篇至第十一篇，多取材于《唐宋传奇集》；第十二篇至第二十八篇的材料根据，即来自《小说旧闻钞》。

《古小说钩沉》是一个工作量很大的辑佚工作，它几乎包括了由汉至隋全部的零散的小说资料。在现在保存下来的手稿中，作为该书的最原始材料的大小、宽窄长短不等、纸张颜色不一的许多零碎的纸条子，都是鲁迅一条一条从许多“类书”中亲手抄录出来的。其数目不下千余张。当然，实际上是决不止于此数的，可惜，更多的这样的手稿，已经散失了。把现存的手稿和印成书的《古小说钩沉》比较一下，便可以看出，收入书中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些则未收入书中。从现有的情况来估计一下，这样的小纸条子至少当在五千张以上。这恐怕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现在《古小说钩沉》一书中，从《青史子》到《旌异记》三十六种古小说，就是从这样大量的原始材料中精选出来的。这一些数以千计的大大小的分散的纸条子，经过鲁迅分类排比之后，又经过鲁迅的誊清，就集中起来，变成了装订成册的十厚本誊清本。但是，在鲁迅看来，这还不能满足。他还继续在这上面作了一些工作。比如，他又从《海录碎事》等书中补抄了一些材料，加入进去。很可惜，他没有做完这个工作，也没有编定这本书就逝世了。

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小说旧闻钞》的成书过程中。

《小说旧闻钞》一书的篇幅，虽然没有《古小说钩沉》那么多，但是，它也是鲁迅从九十余种、一千五百多卷书中抄录出

来的。

鲁迅从事收集资料的工作，就是这样不厌其烦，不厌其详的。他从来不拒绝做任何细小的吃力的技术工作。这种从最初的原始资料入手，巨细无遗地进行手抄笔录的勤奋精神，对我们是极有启发的。他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一九三五年）中，写出他的甘苦道：

《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亦颇珍惜。

经过鲁迅这样的锐意穷搜、精心选择和认真整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线索，便分明地显现出来了。

研究工作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就要从掌握大量的资料开始，而不能徒托空言，或者只抓住某一些孤立的零星的材料，甚至是片言只语，便穿凿附会，大做文章。鲁迅以他在研究工作上的切实和刻苦的劳动，体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要求。

追本求源，精心校勘

鲁迅十分重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的第一手材料。鲁迅为了找出原始的第一手的材料，他是很注意对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和鉴别的。但是，鲁迅的重视版本，同那些专靠

孤本秘笈以惊世骇俗的学者是完全不同的。他指出，“‘珍本’并不就是‘善本’”。其实，有些所谓罕见的“珍本”，“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而“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的”（以上引文皆见《杂谈小品文》）。

为了辨别某一些材料的来源是否可靠，他往往追本求源，就已力所能及，翻检有关书籍。他对于不同版本的取舍，是很严格的。比如，《唐宋传奇集》里所收各篇，他是以明刊本《文苑英华》、清黄晟刊本《太平广记》（校以明许自昌刻本）、涵芬楼影印宋本《资治通鉴考异》、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钞本）、明翻宋本《百川学海》、明抄本原本《说郭》、明顾元庆刊本《文房小说》、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丛书》等为依据。他没有依据《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龙威秘书》、《唐人说荟》、《艺苑掇华》等“换头削足”，“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不可靠的版本。他并且“发意匡正”，指出了其中的胡乱删改和增添字句、乱分章节、乱题篇目、错定时代、捏造书名等种种谬误；他又指出了“虽短书俚说，一遭纂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的危害。即使对于比较可靠，作为依据的版本，他也不轻信，而要以加以比较、考核，“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对于该书所收各篇，“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以上引文，均见《唐宋传奇集·序例》）。

此外，我们如果把装订成册的《古小说钩沉》的誊清本和一些分散的小纸条子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在该书中收入哪一些条目，不收哪一些条目，他是颇费斟酌的。比如，《幽明录》中的一条：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襜，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

这一条是收入在《古小说钩沉》誊清本里面的。它的依据是《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三的引文。除了这一条之外，鲁迅还抄了两条：一条是他从《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六中抄出来的；一条是从《太平广记》卷三百十八和《续谈助》卷四中抄出来的。我们把这三条引文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鲁迅所采用的《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三所引的内容，确是比较完整的，文字也更生动些。但是，鲁迅也并不排斥其他两条引文的优点，而是吸收了它们的长处，作了对比和校勘。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有时，鲁迅为了吸收许多不同版本的优点，作为校勘工作的参考，他所抄录的就不仅是小条条，而往往是小本本。例如，手稿中的《汉武故事》这本小册子，就是从《太平御览》卷八十八中抄录出来的。此外，又如他所手抄的包括干宝的《搜神记》等题为《小说备校》的七种资料，都是属于这类情况。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治学过程中的勤勉、不怕艰苦和严肃认真的精神。

鲁迅在治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别人的劳动。他对于整理